

马场的夏天

□ 张 乐

山丹马场的夏天,总是姗姗来迟。每年立夏前后,一些田野早已草长莺飞、满目葱茏了,而辽阔的马场大草原,依然是料峭寒风,枯草连天,让人疑心祁连山下的这片广袤土地,已被季节交替的脚步所遗忘。然而数日之后,当你再度前往,连绵雪峰之下,一望无际的旷野之上,仿佛一夜之间便绿草如茵,一碧千里了。

七月的马场迎来它最绚烂的绽放。驱车徜徉在这碧波荡漾的草海之上,远处的雪山上白下青,层次分明,窗外的风凉爽宜人,甚或稍有寒意。柏油路两旁的草地上,不时闪过悠然啃食的畜群。此刻,它们尽情享用着季节轮回中短暂的馈赠,一群炭黑的牛散落在草地,不远处,是白色的羊群、棕红的马群,各自相安,平和、惬意。一位从马场走出来的诗人曾写道,“青草绿多快/羊就跑多快……其实羊跑得再快/也跑不出青草的手掌心。”

高铁站的投入使用,更加方便了游客来此深度体验。近几年,当地油菜种植面积逐渐减少,取而代之的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绿油油的燕麦草。零星存在的几块油菜花田,镶嵌在碧绿的田野深处,仿佛绿毯上绣出的几瓣金色花叶。田野中,缓缓移动着体形庞大的机械,正在为牧草施肥、浇灌,隐约的轰鸣声就是一支悠长的田园牧歌。

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,弯鸟湖附近的马群开始忙碌起来。那些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,要是不看看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、不骑着俊美的山丹马在草地上驰骋一段,便觉得枉来一趟,总要留下深深的遗憾。湖面平静,湖水澄澈,倒映着蓝天、白云和雪峰的影子。岸边微微起伏的山岗上,矗立着一座历经沧桑的古烽燧,宛如一位沉默的守望者,静静凝视着夏日草原的静谧与安详。一队游人缘湖徒步走过,他们要去距此不远处的窟窿

峡探幽。幽深峡谷里,蝶飞蜂舞,野花繁茂。两侧茂密的翠柏青松掩映下,一水中流,湍急而蜿蜒,消失在密林深处。脚下,是水流穿行于巨石罅隙间发出的悦耳乐声,淙淙汨汨,欢快而急切,倏尔遁入地下,暗流潜行数步,又自地下涌出。打算深度体验的游客,可夜宿在平羌口外恬静的槐溪小镇。此地开门即是雪山,推窗便见花海。旅人可夜观繁星满天,晨起烹茶读书,于鸟语花香中感受岁月之静好。

如果在马场夏夜露营,需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我曾在一个酷暑之日,约三五友人前往马场露营避暑。想着近山之地,夜晚气温会有所下降,故特将营地选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马二场。谁知半夜里,一行人竟冻得哆哆嗦嗦,在单薄帐房里艰难挨过一夜。夏日马场的天气,一日数变。去岁盛夏,我骑摩托车前去马三场的后稍沟一带野游。山脚下晴空万里,朗日高照,潺潺溪流边,

迎面一个牧羊人赶着羊群,缓缓移来。我正欲缘溪流骑车深入,牧羊人冲我喊了一声,并举手指指西边的天空。我疑惑地抬头看去,一团乌云正掠过雪山顶向这边压来。

心里正暗自嫌牧羊人多虑,豆大的雨滴就砸在脸上。随即,密密麻麻的雨点迅疾在四周落下,击打着茂密的花草。突如其来的疾雨越下越大,似有倾盆之势。落汤鸡般的我寒冷难耐,四处搜寻避雨之所。牧羊人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件皮袄,苫在头顶,羊群也自发地聚在一起,在雨中静默。牧羊人走过来,将我罩在皮袄下面。我们都没有说话,默默看着如注般的大雨,浇灌着七月的原野。

不到十分钟的样子,云收雨住。阳光依旧如之前那样,强烈,直射,酷热,刚刚经历的暴雨恍若一梦。一道硕大绚丽的彩虹,彩练般斜搭在雪山与草原之间,使夏日的马场,更加娇艳可人。



黄 瓜 是 夏 日 乡 间 的 小 清 新,质 朴、新 鲜、清 香、糖 分 低、水 分 高。

我的家乡邈地,乡人有岁岁延续种黄瓜的传统。每年清明甫过,我家院门外的菜地还带着微寒,父亲就翻整好它,又让它晒够三日暖阳,再以水泡胀的黄瓜籽,在那半分菜地里,按出三溜规整划一的小坑,往每个坑里丢两三粒籽,施把农肥,浇半碗水,覆上薄土。我问父亲为啥这么种黄瓜?他说,黄瓜娇气,既怕涝,又怕旱,土得松,水不可多。

一个星期后,土缝里冒出顶着两瓣嫩黄的芽。在立夏节气的哺育下,黄瓜藤蔓风风火火地长,细长的触须如幼儿小手,四处摸索,碰着木棍架就缠绕住,一日一个俊样地往上蹿。

小满当家的时段里,黄瓜欢喜喜地开着招人喜悦的花。满藤如繁星般的金灿灿小花,一茬紧接一茬发,父亲便将每茬都拍稀。蜜蜂嗡嗡、蝴蝶翩跹、飞蛾往来、小鸟光顾,甚是热闹。

芒种莅临,黄瓜缀满青藤。尤其是那些初生的黄瓜,身带毛刺,像新生的小刺猬,藏在叶底,不知不觉就长到手指长。如瀑布样的青藤还在顺着木架往上蹿,触须越过架顶,又向架下探去。夏阳穿过叶隙,在地上织出晃动光斑,似无数个跳动的清凉日子,简单欢喜。

夏至时,最小的黄瓜也有半斤沉,我和弟弟妹妹上学前、放学回来,父母下田前、田里归来,都会摘根鲜嫩黄瓜吃。瓜蒂戴花,瓜身长刺,瓜皮光泽闪烁。一口咬下去,清脆多汁,清香瞬间盈满口腔。

从夏至到霜降,乡里人家的餐桌上每日都有一碟黄瓜果,无论凉拌的、爆炒的、腌制的黄瓜果,都香。

凉拌的生黄瓜果,色香味俱佳。陈醋的酸爽,刺激味蕾,让人食欲大开;食盐的咸,使黄瓜有了底气;白糖的甜,中和醋酸,平衡口感,色泽红亮的油泼辣子和葱花、碧绿茼蒿刺激口感。

削去黄瓜皮,切成均匀的片,

黄瓜缀青藤

□ 石 颢

放入盆中,撒上盐,加进陈醋、白糖、蒜瓣、红辣椒,搅拌得让这些调味品的滋味融合,用盖子封盆,置院中的阴凉地方,阳光的温暖,星辰的温情,晓风的沁凉,连同夜晚的虫鸣,一并浸渍盆里。腌过七日,揭开盆盖,那股酸甜香味立时扑鼻,令人口舌生津。夹一片,放口中,细嚼慢咽,酸甜香辣就在味蕾舞动,仿佛整个夏天的清爽都汇聚于此。

炒黄瓜片,配自家菜园的新鲜青辣椒。嫩黄瓜切半月形的薄片,斜斜地划拉带点甜的青椒丝。锅里烧油,先下蒜末爆出香味,再倒青椒丝翻炒,接着把黄瓜片倒进来,铁铲翻搅,两种脆生生的颜色在热油里跳轻快的舞。起锅前撒盐、滴香油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。盛白瓷盘里,夹一筷子放进嘴里,黄瓜的清爽混着青椒的微辣,“咔嚓”“咔嚓”的嚼咽里,藏着寻常烟火日子的踏实与熨帖。

镍都绿韵

□ 于菊花

龙首山静静矗立,如同大地隆起的脊梁,每一块粗粝的岩石,都凝固着它沉默而坚韧的骨骼。往昔苍凉的戈壁滩,如今却因草木的顽强点染而流淌着生命的绿意——每一株草叶,都在风沙中吟诵着绿洲的诗行;每一朵绽放的花,都在原野上高擎着春天的旗帜。

风从祁连山浩荡而来,携着雪水的清冽气息。长空之下,云朵翻涌如千万只祥瑞的牛羊,在广袤的蓝幕上悠然游牧。昔日的苍茫大漠,已被今日沸腾的工业图景与蓬勃的生机悄然覆盖。紫金花海无边无际地铺展,如同大地泼洒的紫色锦缎;金水湖的澄澈与龙首湖的激浪波光,如同城市明亮的眼眸,让远方迁徙的候鸟,在这片土地上觅得了停泊的故乡。

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北凝望,祁连山巅的冰雪融水,仿佛时间的清流,悄然洗去了岁月的尘埃。风沙曾在此肆虐,如今却沉淀为绿色的屏障——那是用意志与汗水浇灌出的防护林带。防风、治荒、植树……金昌儿女把壮志深深镌刻进镍都的每一条脉络,让这片曾经干渴的土地,孕育出翡翠般晶莹的生命之光。

看,北部防护林带翻涌如绿色的海浪;龙首湖的碧波温柔荡漾,绿头鸭轻盈地掠过水面,仿佛衔来了湿地生机勃勃的请柬;金川河畔,白天鹅优雅的足尖划过清波,它们每一次轻盈的触碰,仿佛都在丈量着这方水土的岁月静好。

那些深深嵌入戈壁肌理的绿色,倔强而蓬勃。人与自然在此共谱一曲和谐的交响。

我们用生态之笔,重新描摹这座城的轮廓。当它披上生机盎然的翡翠新裳,祁连山的风便浩荡而下,携带着清凉的绿意,为斑驳裸露的矿脉,温柔地绣上茵茵绿毯。沿着精心编织的生态长廊漫步,龙首山坚实的脊梁,托起紫金花海那令人沉醉的浩瀚芬芳。防风林的怀抱中,回荡着“沙退绿进”的壮丽乐章。悠悠金水湖畔,现代工厂与迁徙的候鸟共享一片澄澈的蓝天,工业的脉动与自然的呼吸在此和谐共鸣。

曾几何时,那最后一粒不甘的黄沙,终于在灌木从溫柔的臂弯里安然沉眠。茫茫戈壁深处,一片由坚韧生命织就的翡翠诗篇,正铺展向无限的天际。

那是碧波激滟的晨光,点亮了龙首山沉睡的眉眼——这颗产业转型的生态明珠,正日益焕发夺目光彩。那是劳动者挥洒如雨的汗水,携着光伏板反射的银色光芒,混同滴灌系统吐露的涓涓细流,在荒漠的每一条褶皱里,深情浇灌出春天的无限浪漫。那是一粒紫金花的渺小种子,倔强地扎根在昔日尾矿坝坚实的胸膛之上。它勇敢地举起绿色的火把,点燃了生态涅槃的熊熊火焰,照亮重生之路。

轻风拂过,吹动岁月的风铃,新词旧韵在时光里轻轻碰撞、回响,吟唱着镍都大地上一行行绿色的诗。

走近祁连(组诗)

□ 王洁丽

雪

我们说起祁连的雪
像说起一个亲人

它倒映在牦牛温顺的眼里
跟随马鹿走过山脊
在雪豹的皮纹里涵养四季
它爱着我们,在爱中澄澈

我们说起祁连的雪
更希望,像说起一片星辰
亘古如初

风

风,是河西走廊的仓颉
每一粒沙子
都是它的文字

在车辙沟,风雕琢出
蛤蟆、雄鹿、鹰隼和鲲鹏
它雕出一座山的野心
又给野心里
种了大朵玫瑰和千层牡丹

热闹和喧腾在石头里诞生
干枯中长出生机和繁盛
岩羊在一颗巨石下静默
那是它失散多年的伴侣

风吹过时
骆驼刺集体弯下腰身
它们多像我的祖先
低了一辈子头
却把根扎进,被风洗劫的岩缝

高山下

高山下的花朵,被雪水浇灌
每一个毛孔,都绽放着一朵雪花
胡杨林里,每一片叶子
都记录着雪水流过的刻度

在祁连山下
我数着树木的年龄
仰望雪山的海拔
数着数着,不由得泪流满面

放 蜂 人

□ 赵浩平

父亲是个放蜂人
他的脚步,是大地的诗行
清晨,阳光轻吻着槐花的脸庞
父亲已收拾好行囊,奔赴花的海洋
他的身影,在槐花林中穿梭
与每一朵槐花低语,聆听它们绽放的声响
那一箱箱蜜蜂
是他最亲密的伙伴
父亲的手,抚摸着蜂箱
眼神,温柔而坚定,从不迷茫
槐花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
父亲在花开花落间老去
他的脊背,弯成了一张古老的弓
却依然倔强地射向生活的远方



百花

第 3340 期

淡妆迎秋早

〔中国画〕

郭向雷 作

泰湖小记

□ 杨艳辉

清凉,两岸山坡绿意凝重,清脆的鸟鸣从林子间传出,接连着蛙的叫声,一池碧波微澜的湖水款款而来。渐行渐宽,水韵亦浓,一座拱桥横亘在眼前。

走上桥,驻足四顾,只见两岸青山对峙,山梁沟壑纵横交错,草木花丛如织如锦;湖边垂柳依依,芳草茵茵;盈盈湖面,水雾氤氲,几丛芦苇,婷婷而立;时有白鹭嬉戏着划过水面,留下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涟漪,瞬间不知去向;水底的鱼儿,赶着趟地跃向水面,带起一串串水花,好似湖水开出的花朵。湖中心的小桥上,有古香古色的亭子供游人小憩。入亭,看山看水,又是不一样的风景。

沿环湖路,迎着山林和湖水的清凉一路走下去,心情变得格外安静。路边种着牡丹、芍药、海棠、紫藤等花草,已过了花季,枝叶长得很旺盛。春天的时候,它们次第开花,真可谓一池湖水半边花,香气飘千家。花开花落,花落为的是下

一场花开。看这些花树葱郁的长势,来年的花事盛宴定当如期而至。

环湖路对面的山坡上长满各种草木,最多的是七里香,一串串小果实挂在叶子之间,可见花开时的繁盛。在春天,泰湖的这面坡是七里香的天下。一夜花开,犹如白雪覆地,一片洁白,空气里的香气几里之外就能闻到,远远地站在泰湖桥上,一嗅,一望,便让人沉醉其中。暂且不想那七里香花开,只是走在当下,以绿为傲的山,以静示人的水,已是一处难得的好去处。

拾级而上,视线顿时开阔起来。跨入亭子,站高望远,泰湖像一幅水墨丹青画悠然舒展。整个画卷,水绕青山山绕水,山浮绿水水浮山。山,依然静美着;水,依然微澜着。山水相依,不动声色地铺展出一幅诗意长卷。一个转身,喧嚣与安静也就一湖之隔。